

III

從臺灣的活動到日本的教學（1936~1945）

從台灣到日本，曹秋圃像飛蓬隨風而旋轉，轉來轉去轉過許多地方，也遊歷許多勝景、經歷許多事情。

壯年移居東京，是全新的環境、全新的生活，一切從頭開始，曹秋圃當然有所期待。雖然東京人才濟濟，但是他有如出谷黃鶯，新聲待啼。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曹秋圃 杜工部秋興詩 1936年 140×80公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引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
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引悲笳。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曹秋圃書
杜工部秋興詩
一九三六年
畫

妻女相繼去世

一九三六年三月，曹秋圃在《臺灣日日新報》報社（今《臺灣新生報》，原址臺北市延平南路）舉行書法個展，作品百餘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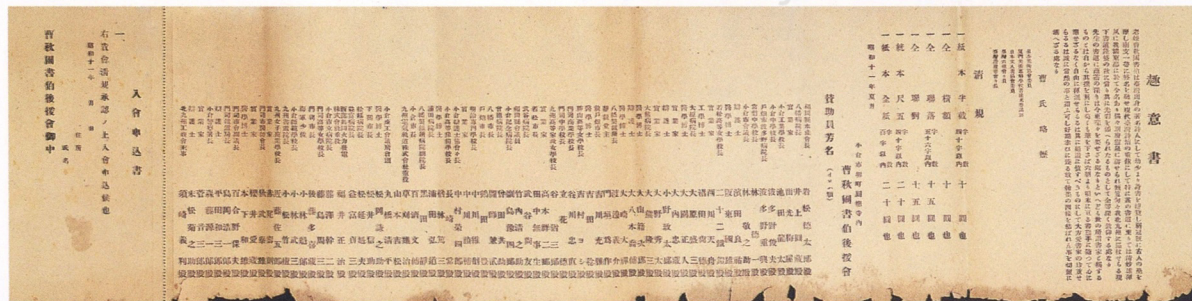
●四月，曹秋圃第二次遊日，這次踏上日本北九州，與一九三〇年遊京都、東京、福井地區不同，但旺盛的詩興表現則沒有兩樣，吟成〈豐州（九州）雜詠〉五絕、七絕與五律共十五首，〈關門（下關與門司）雜詠〉五絕與七絕共十二首，另有〈自別府來小倉旬句有半感作〉七律四首，詩囊收穫豐富。

●七月，曹秋圃在北九州小倉圓應寺舉行書法展，列名推薦的人士有六個市的

市長（小倉、下關、門司、若松、八幡、戶畑）、十三位中等學校校長、六位辯護士（律師）、八位醫學博士、十二位醫院院長、九位企業家，其他還有縣市議會議長、議員等共七十餘人，幾乎把當地的知名之士一網打盡。這次展覽作品潤格，半開或橫額十圓、對聯十五圓、全開二十圓，與一九三三年在臺灣的潤例相比，提高一倍。



一九三六年曹秋圃（前排右四）攝於日本明治專門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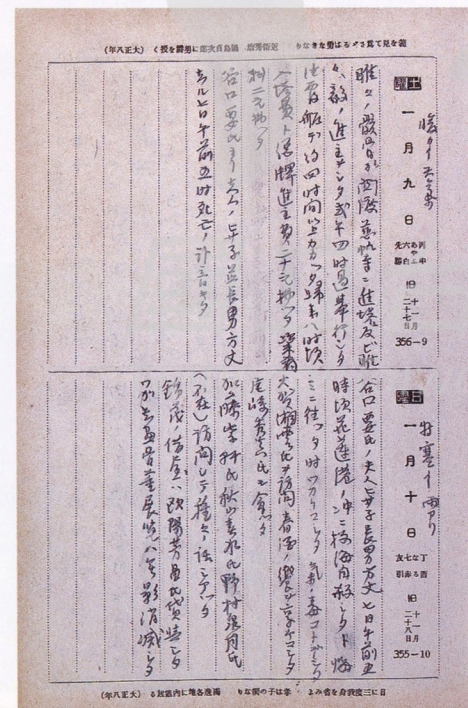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州小倉圓應寺書法展潤例與推薦者名單。

●在北九州遊歷期間，家人電報告知十八歲的女兒曹睢睢疾病危篤，三天之後又電報病逝。曹秋圃哀痛不已，作有〈客中哭女〉詩，其中有句「可憐十八無歸女，地下知尋汝母無？」兩三年之間，正室藍隨、女兒睢睢相繼去世，曹氏有莫大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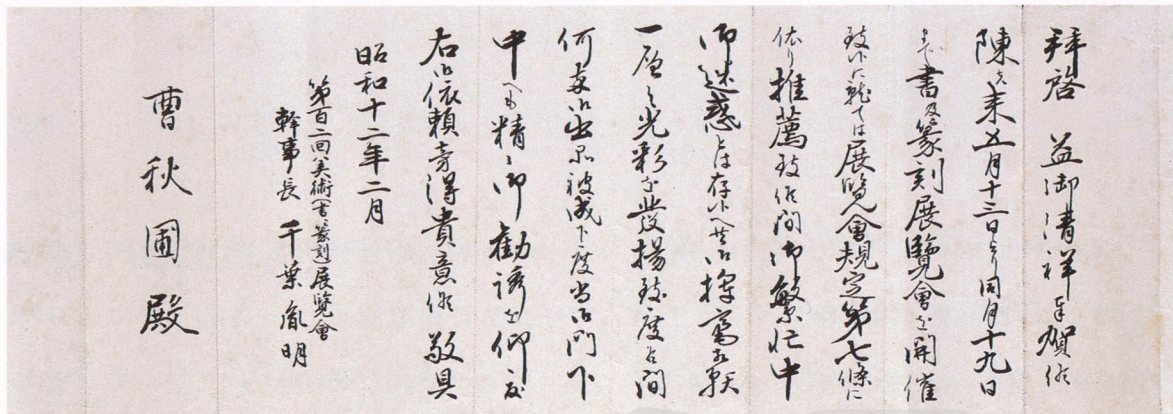
●九月，以臺北帝國大學總長（校長）幣原坦為會長、林熊祥為副會長的臺灣書道協會，舉辦第一回全國（日本）書

道展覽，評審委員名單十七人中，只有曹秋圃是臺籍人士，其餘全是寓臺日本人；到場的評審委員十二位，除了曹秋圃、尾崎秀真之外，其他如西川萱南是臺北第一師範書法教師、鳥塚秀溪是臺中師範書法教師，出席的十二位評審委員都是當時書法界的名士，只是特多的臺籍書家被排除在評委名單之外。這次展覽應徵的作品有兩千多件，入選作品成人有二七一，少年有二六四件，篆刻有四十二件，入選率約百分之二十八。漢字部得獎者十名，澹廬門下許禮培得第四名總督府文教局長獎、郭介甫得第八名臺南新報獎，另外八名都是日本人。美術展覽時，附展三十九件書畫參考作品，其中有鄭鴻猷、張希袞、陳祚年、林知義等臺籍名家的書法。

●十一月，日本文人畫協會第一回展覽會，曹秋圃被推為委員。十二月，澹廬書會舉辦曹秋圃書法展於虎尾街公會堂（今雲林縣虎尾鎮），曹氏因而作臺灣中部名勝之遊，訪友吟詩，樂在其中。



曹秋圃於日記中寫下愛女睢睢骨灰放置關渡慈航寺之事。



日本美術協會幹事長千葉胤明邀請函。

●這一年是曹秋圃自己說的像飛蓬隨風而旋轉，轉來轉去轉過許多地方，也因而遊歷許多勝景，經歷許多事情，除了春夏之際勤練楊沂孫篆書〈在昔篇〉以奠定篆書基礎之外，尤其第一次擔任全國性書法展覽評審委員，過去是提出作品由人評選，自此以後坐在舞臺前面，為舞者的演出評定甲乙。

●一九三七年二月，日本美術協會幹事長千葉胤明來函，聘曹秋圃任第一〇二

回展覽會推薦（邀請展出），並鼓勵精於書法篆刻的澹廬門下踴躍送件參加；曹秋圃以行書寫藤田東湖詩送展，寫得瘦長挺拔澀勁，與平日的流暢圓轉不同。六月，在宜蘭、蘇澳、羅東等地舉辦書法展及揮毫應索，並成詩〈蘭陽雜詠〉七絕五首，有蓄志待發的意味。十一月，任日本文人畫協會第二回展覽會委員。



曹秋圃一九三六年遊日月潭留下紀念照。



曹秋圃有寫日記的習慣，昭和年間的日記本至今仍保存完整。



曹秋圃 藤田東湖詩 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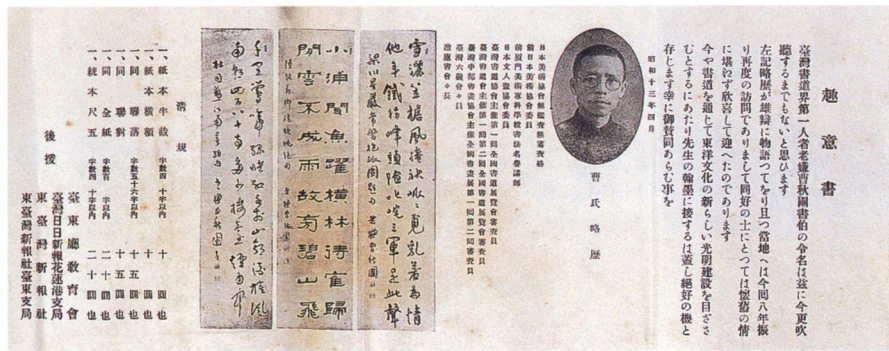
在各地舉辦書法展售會

●一九三八年一月，《臺灣新民報》登載「紙上書畫展」十三次，澹廬師生有曹秋圃、郭介甫、許禮培、林耀西等人至少六幅書法刊出，陣容浩大。曹秋圃古篆〈文章華國〉四字扇面，厚實樸拙，雖然自署「學篆」，已是大家氣息。

●四月，臺東廳教育會與《東臺灣新報》辦理曹秋圃書法展售會，半開或橫額十圓、對聯十五圓、全開二十圓，與前年在日本北九州展覽的潤格相同。在往臺東途中，先在花蓮鳳林與張七郎醫師話舊，有詩〈鳳林贈張七郎學士〉。到瑞穗時，曹秋圃與張七郎的兄長畫家張采香騎驢共遊瑞穗溫泉，有詩〈瑞穗溫泉〉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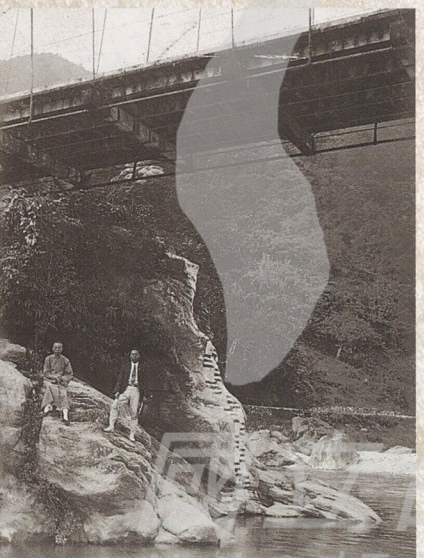


曹秋圃 文章華國 古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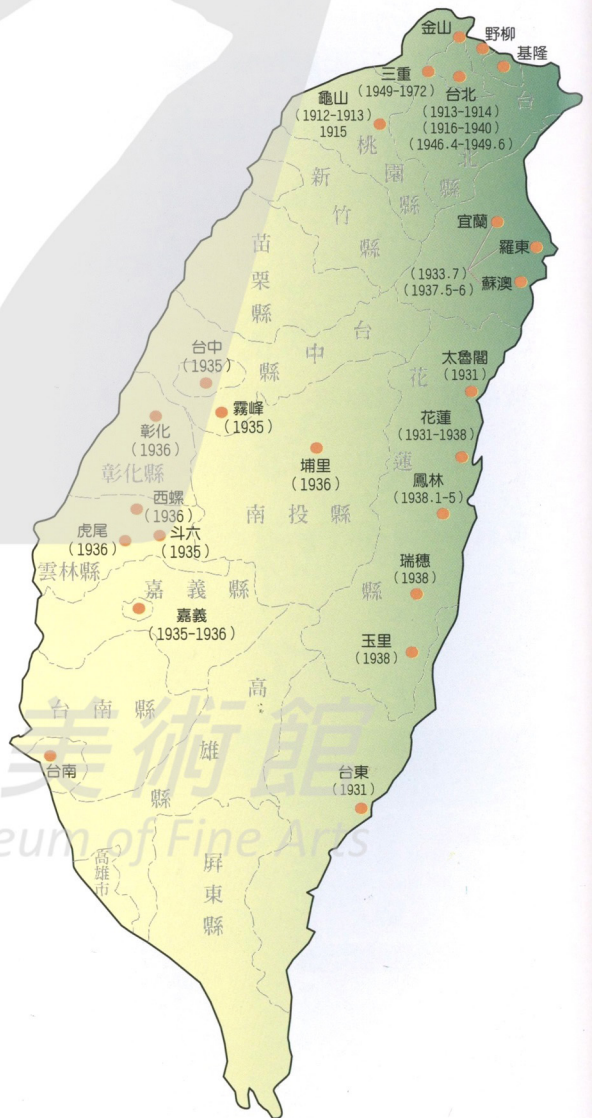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四月曹秋園臺東書法展傳單隸、草、行三件作品。

曹秋園暢遊花東剪影



●到臺東之後，與臺東地區的文士相會，有感於中日戰爭又起（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文人不得志，不妨以人生如戲劇中的丑角自我解嘲，以消解無奈的心緒，因而作〈似寶桑吟社諸君〉。當時從臺北到臺東，其路線是經新店走北宜公路，過蘇澳走蘇花公路，到花蓮走花東公路，在花東縱谷比較平順，其他地區可以說是爬山涉水。一九三一年已經走過一次，七年後的現在是第二次，對曹秋園而言可算是遊山玩水了。



曹秋園曾遊歷瑞穗溫泉，當時溫泉即已由日人開發。

- 五月，為日本美術協會第一〇五回美術展覽會推薦。十月，臺灣書道會（會長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永井潛，原會長幣原坦已從帝大總長轉任榮譽教授，副會長林熊祥）舉辦第二回全國書道展，曹秋圃仍被聘為審查員。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曹秋圃與第二繼室謝秀（名最）結婚，原繼室陳韻卿於六月間逝世。
-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本泰東書道院第九回展覽會，澹廬會員郭介甫、許禮



謝秀是曹秋圃的第二繼室。

- 培、陳春松獲褒狀，連曼生、周清流獲入選。二月，澹廬書會創立十週年，在北投新樂園舉辦新春揮毫以為慶祝。
- 四月九日，曹秋圃向尾崎秀真購買一套篆刻用具，與嶺謙也、闕山寺及另一吳姓人氏等四人共組成篆刻小組，開始動刀刻印。十四日刻出白文印「五蘊空」，十八日刻出朱文印「四相絕」，二十八日刻出白文印「度一切苦厄」。印風穩健，出手不凡。五月中仍有印作產生。曹氏若執刀勇往邁進，必有成就。



澹廬書會創立十週年北投揮毫聚會照片。



曹秋圃刻印「五蘊空」。



曹秋圃刻印「四相絕」。



曹秋圃刻印「度一切苦厄」曹秋圃刻印

- 後來未再有印篆出現，似乎有些可惜。
- 四月，臺灣書道會辦理全島學生書法展覽會，全島各州知事、各省市市長、議員以及學、商、醫各界人士都挺身擔任後援會成員，促成為青少年書法服務的美事，總督府文教局長、殖產局長、專賣局長、學務課長、社會課長與多位總督府評議會員皆列名其中。曹秋圃被推為審查員，審查員名單有二十四位，多為各師範學校、中等學校教師，尾崎秀真、曹秋圃、魏清德為知名文士。
- 五月，為日本美術協會第一〇八回美術展覽會推薦，澹廬會員有許禮培獲褒狀，陳春松、何濟溱、周清流、闕山寺、高賜義、林賜福等人入選。
- 八月，應邀參加臺北市古亭莊了覺寺紀念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逝世二十五週年書畫展覽。這次參與的人士與八年前的十七週年紀念大為不同，因為中日戰爭期間，故有許多將軍級的日本軍人參展，不過幣原坦、尾崎秀真、

- 三村三平、吉田耕治、倉岡彥助、執行碩二、大津鶴嶺、崛內次雄、大久保石壽、魏清德、曹秋圃、蔡雪溪、駱香林、郭雪湖等人仍有作品參加。曹秋圃這次以行書書寫自作詩〈追懷佐久間督憲〉懷念這位友人。
- 九月，基隆東壁書畫會辦理第一回全國書畫展，基隆地區各界人士齊力合作。展覽會聘請曹秋圃、張純甫、村上英夫、尾崎秀真四人為審查員，書法部得獎者東京宇留野清華第一名、新竹張國珍第二名，現在日本知名書法家今井凌雪褒狀，澹廬會員有林賜福、陳春松、周清流三人獲得褒狀。
- 十月，任臺灣書道會第三回全國書道展審查員。同月，東京日本美術協會美術展覽會審查長杉溪六橋到臺灣遊歷，揮毫作畫。下旬，張李德和與其女麗英在臺灣總督府舉辦的第二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同時得到水墨畫特選，張李德和的作品被總督小林躋造購去，張麗英的作

將軍奏凱歌
懾威嚴出
奇菜吞吐月
澄照研海道

研海將軍二十五回忌辰 錄東洋員紀遊舊作奉奠

昭和十四年己卯六月

秋圃曹容



曹秋圃 追懷佐久間督憲 1939年

買牛化外識
耕節鉞猶新
聖極勳銷盡
徼塵三白里
風雲長憶故將軍

追懷佐久間督憲

曹秋圃



曹秋圃 畫錦堂記 行書 四屏

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
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古方窮時因阨問

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禮於
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

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
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

汗羞媿俯伏為孝鎮江君祀其恩師
世仁先生華屋落成 丁丑春日曹秋圃

十一月，曹秋圃被推薦為日本文人畫協會第四回展覽會會友，不過未被允許參展，於是作五言長句向執事人員婉訴，並期待有龍吟九霄的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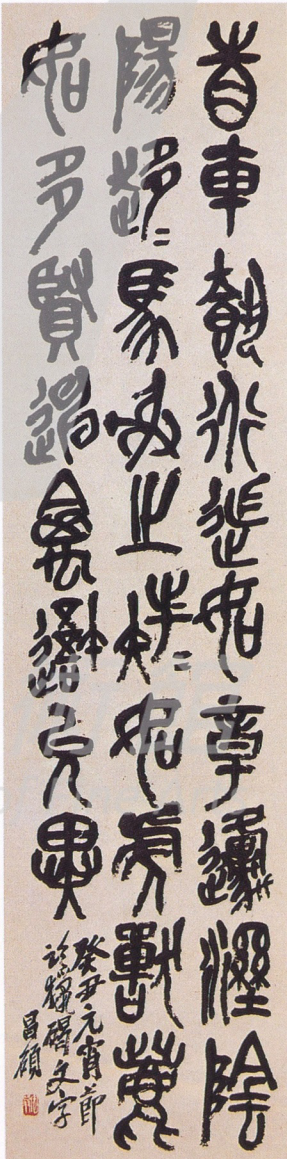
品也為臺灣軍司令官兒玉友雄買去，自有美展以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榮耀，曹秋圃作篆書對聯大加稱賀，這副篆聯寫得渾厚勁練，力道十足，筆蒼墨飽，脫出楊沂孫的範疇，頗有吳昌碩的渾勁。



張李德和的畫作

●一九四〇年一月，澹廬書會新春揮毫於北投。一月底，《臺灣日日新報》於廈門辦理書道獎勵會，曹秋圃被推薦為書道使，陪伴前往的是日本軍官臺中興亞院政務部長中堂大佐（上校）。二月廈門市政府舉辦書法比賽，聘請曹秋圃為審查委員，除了曹秋圃之外，其餘的審查委員都是廈門市政府各單位主管首長。接著中國廈門青年會為觀賞曹秋圃一揮鐵畫銀鉤的生花妙筆，在廈門第四小學禮堂舉行書法講習會，從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每天下午四時半至五時半，邀請曹秋圃蒞臨講授，有志深研書法者向市政府社會科免費報名，參加人數限一百人。因為有六年前廈門美專的書法教授資歷，報名參加者的踴躍情況可以想像而知。

●五月，基隆東壁書畫會改組為基隆書道會，舉顏滄海為會長，林成基、林耀西、李普同等為主要工作人員，聘曹秋圃為顧問。



吳昌碩 臨石鼓文 1923年 篆書

訪張府於武壠作亦不被購去崇禛有碩東洋自美術展有史以來未嘗
見此異教云歲已卯秋月臺北辱知曹秋圃故此寄祝並識感焉

德和女士借女子麗英君項出品於府展並膺特選之薦女士更獲得
總督賞而受小林督憲買上之榮廉英君得見玉軍司令官垂青特命駕
蒞英君得見玉將軍司令垂青特命駕蒞張府於武壠作品亦被購去榮耀哉！顧東洋自美術展有史以來未嘗見此異教云

曹秋圃 花卉清新 1939年 135×34.5公分 篆書
釋文：華卉破東海之荒，母女同科特選。清新駕南樓而上，將軍異賞並加。
款：德和女士借女子麗英君項出品於府展，並膺特選之薦，女士更獲得總督賞，而受小林督憲買上之榮。
麗英君得見玉將軍司令垂青，特命駕蒞張府於武壠，作品亦被購去，榮耀哉！顧東洋自美術展有史以來未嘗見此異教云。
歲已卯秋月臺北辱知曹秋圃綴此寄並識感焉。

寓居東京

●一九四〇年秋天，四十六歲的曹秋圃寓居東京，應聘頭山滿（1855~1944）的頭山書塾書法講師，兼大藏省書道振成會講師，此後五年之間（至一九四五年五月），為傳授書藝而奉獻心力。頭山滿，號立雲，國家主義派的人物，在日本政壇非常活躍，提倡「大亞細亞主義」。

●曹秋圃抵東京之前，先到關西一帶留連遊歷，在大阪、神戶觀光，有詩〈大

阪四天王寺〉、〈須磨浦雜詠〉、〈遊舞子濱〉，大概遊覽到明石市始感覺自己是異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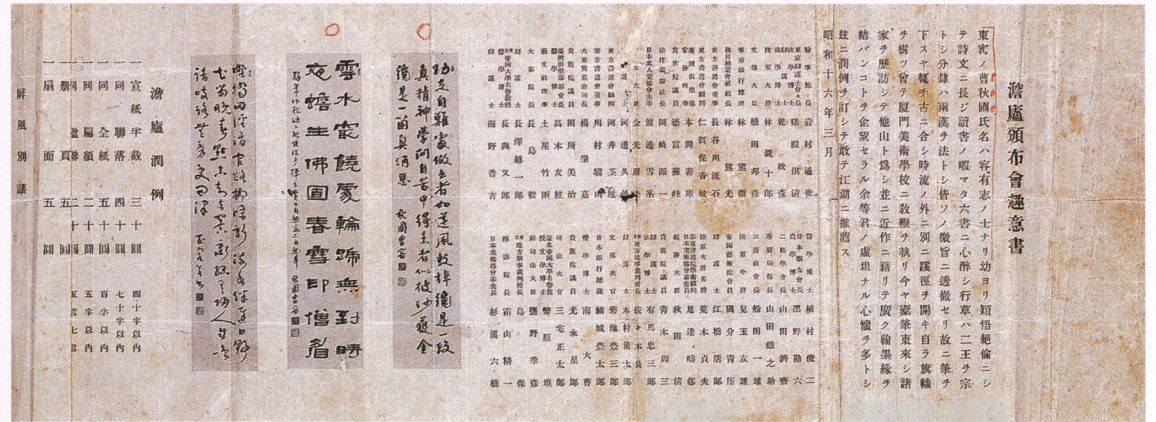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春天，曹秋圃在東京頗有蓄勢待發之志，他寫成〈江戶客次〉七絕五首。上次來東京是一九三〇年初冬，拜訪過篆刻家足達疇村，那已是十年前的往事，而今青草依然欣欣迎舊人。壯年移居東京，是全新的環境、全新的生活，一切從頭開始，蓄積實力，等待機會，曹秋圃當然有所期待。不是猛龍不過江，曹秋圃已不是十年前的青



頭山滿夫婦。



頭山滿家族合影。



一九四一年三月曹秋圃東京書法潤例傳單隸、草、行三件作品。

澀，雖然東京人才濟濟，但是他顯然有如出谷黃鶯，新聲待啼。

●這年一月，杉溪六橋為曹秋圃的書法先擬寫潤例：半開三十圓、全開五十圓、對聯或匾額二十圓、冊頁或扇面五圓、屏風另議，這個價位是一九三八年在臺灣的兩倍多。寫畢，敦請東京的政、法、商、學、醫各界知名之士共同連署推薦。三月，連署完畢，立即向社會公佈。連署的內閣官員有文部、厚生、拓務、司法等大臣與次官，陸軍大將林銑十郎、陸軍中將兒玉友雄，政治家德富蘇峰、頭山滿，第十四、十五任臺灣總督太田政弘、南弘；藝術界名士有篆刻家足達疇村、河井荃廬，書法家仁賀保香城、川村驥山、長谷川流石，畫家杉溪六橋、渡邊雪峰，文學家國分

青厓、幣原坦；企業家林熊徵、林熊光、楊肇嘉等五十餘人。

●四月，藤原楚水主編的《書苑》書法月刊第五卷第四期，刊出曹秋圃的〈禮器碑評〉短文。《書苑》書法雜誌與一般日本書法團體發行的競書月刊不同，一般競書月刊大多數是師門經營的書法雜誌，以月課競書為主軸，論書文章是次要的部分，有時會有專題性的探討論述，但只是附帶的，月課供該師門的會員練字之用。《書苑》則純粹以書史、書作、碑帖、書論為主題，對金石碑帖都有深入的研探介紹，是研究論述性的學術書刊，無論練字的人或研究的人都是《書苑》發行的對象，沒有師門的色彩。

●一九四一年四月發行的《書苑》月刊，以漢代《禮器碑》為該期探討特輯，除了三篇專論：〈孔廟禮器碑詳介〉、〈禮器碑集證〉與〈禮器碑習寫研究〉之外，另有二十七篇〈諸家對禮器碑的感想〉短文，如相澤春洋、川村驥山、金子鷗亭、松井如流、大澤雅休、石橋犀水等都是書壇俊秀。曹秋圃何以被邀發表漢隸《禮器碑》評論短文，不得而知；由此可以推測曹秋圃受到當時書壇的逐漸重視，不言可喻。刊登的二十七篇短文，除了曹秋圃以漢文書寫之外，其餘都是日文。曹氏短文如下：

夫隸體固多以古拙之筆致出之，此《禮器碑》筆畫起止處如斬銅截鐵，而於古茂中時露峻穎之氣，尤為可貴。至其波磔鋒利如同作楷，其輕提重捺處不難尋繹。然漢碑結字大都由篆而來，渾樸靜遠取重乎神，結體易入，取神獨難。讀漢碑知結體以樸拙

為主眼，入手處悟得入，一得永得。而神氣所在，帖帖不同，求得神與古會，則已超於象外矣。《禮器碑》為漢碑中逸品，特以其俊逸之氣多，學之者每易流於輕，故善對臨池者，未嘗不擱筆三歎，願漢碑之難學有如此。

●這次與《書苑》雜誌的接觸，使曹秋圃深入了解日本文士對書法學術研究的狀況與水準；前此，他參加泰東書道院

承書苑編輯部來函，徵就漢孔廟禮器碑感想。不揣陋，聊摭管見，田父負暄之誚，自知不能免焉。夫隸體固多以古拙之筆致出之。此禮器碑筆畫起止處，如斬銅截鐵，而於古茂中時露峻穎之氣尤為可貴。至其波磔鋒利，如同作楷。其輕提重捺處，不難尋繹。然漢碑結字，大都由篆而來。渾樸靜遠取重乎神。結體易入，取神獨難。讀漢碑知結體以樸拙為主眼，入手處悟得入，一得永得。而神氣所在，帖々不同。求得神與古會，則已超於象外矣。禮器碑為漢碑中逸品。特以其俊逸之氣多，學之者每易流於輕。故善對臨池者，未嘗不擱筆三歎，願漢碑之難學有如此。

曹秋圃

曹秋圃發表〈禮器碑評〉。

歷年書法展覽，也必然了解泰東書道院發行的《書道》競書月刊的情況。曹秋圃對書史、書論與歷代書法作品的探索，一九二九年之前以書論文字為書法作品創作的題材，就已經有心得，現在發表對碑帖的一些看法，當然是水到渠成的。

●一九四〇年秋天，曹秋圃受聘頭山書塾教授書法是單槍匹馬赴東京的。一九四一年秋天，其妻室謝秀與女兒娟娟始動身赴日與曹秋圃相聚。長子曹樸畢業於臺北工業學校土木科，已在臺北市政府任職；次子曹恕正就讀於臺南師範學校講習科，兩人暫時留臺。一九四二年初，曹樸也赴日任職大藏省，擔任「技手」（助理工程師）。

●一九四二年四月，曹娟娟參加正式入學考試，進入東京成德女子商業學校就學，是唯一臺籍學生；為了讓娟娟方便就學，曹秋圃租屋於東京世田谷區的學校附近，自己到東京車站旁邊的大藏省

書道振成會任教，路途較遠也無所謂。

●謝秀在東京住了一段時間，地生人疏，沒有親戚朋友，很不習慣，自己暫返臺灣。但是丈夫孩子又在日本，自己住在臺灣還是不妥，不到一年，又回到東京。

●一九四二年，頭山滿八十八歲，曹秋圃有「祝頭山滿翁米壽」的聯語，表示對他的東翁的歌頌。而這時日本偷襲夏威夷珍珠港成功，打垮美國太平洋海軍



曹秋圃與長子曹樸及次女娟娟攝於日本東京。

力量，發動所謂「大東亞戰爭」，正如火如荼，日本勢力伸入澳洲、印尼、印度、中國內陸，曹秋圃對時局的發展也有信心，他的詩作〈時局〉即是如此。然而，大戰方殷，日本、德國、義大利三國結軸心，美國、英國、中國、法國與後來加入的蘇俄結同盟，兩個集團對打，長夜漫漫，有待黎明，曹秋圃也另有一番感慨，藉題畫詩抒發胸中壘塊。

●一九四三年一月，由於一切投入為日本神國而戰，日本政治人物出面，將東京方面的書法團體結盟成一個團體「大

東亞書道院」，呼應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唱議，泰東書道院、東方書道院、大日本書道院等均解散停止活動；關西的京都、大阪一帶書法家也結盟為「大東亞書道院關西支部」。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管制手段而促成的。

●在頭山書塾和大藏省書道振成會，除了指導書法之外，有時也講解漢詩的作法，教導日本人寫漢詩，甚至偶有大藏大臣（等於經濟部長）也作漢詩來請曹秋圃修改，因而形成曹秋圃要見大藏大臣容易，而大藏省的官員要見大藏大臣困難的現象。

●一九四三年底，曹秋圃遷居到「千代田區九段下」，住處離河井荃廬（1871～1945）家不遠。曹樸被派到靜岡縣清水市高等商船學校擔任監工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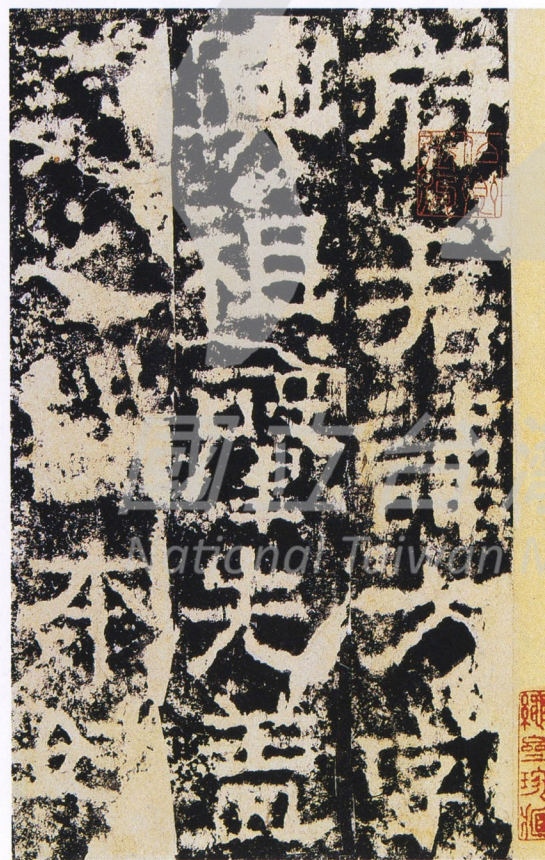
●曹秋圃寓居東京期間，除了外出授課之外，時常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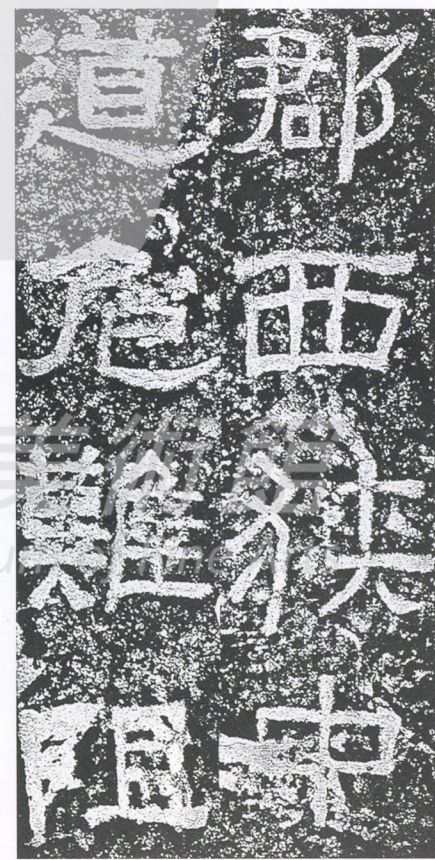
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大東亞戰爭」。

法界人士往來。一九四四年春天，與河井荃廬相值密切：一月中旬，河井贈送曹秋圃三希堂藏名家題跋冊印本；二月中旬，河井要曹秋圃臨寫漢隸《衡方碑》與《西狹頌》；三月中旬，曹秋圃攜印材兩方請河井荃廬篆刻，河井又贈曹氏《黃龍碑》一冊。

●曹秋圃人在東京，仍然關心臺灣書壇的發展。一九四四年五月，基隆書道會改組，曹秋圃與尾崎秀真、東京書海社的松本芳翠（1893～1971）、大阪寧樂書道會的辻本史邑（1895～1957）皆被聘為顧問。



漢隸 衡方碑



漢隸 西狹頌

●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曹秋圃臨完懷素草書《自敘帖》；五月下旬，開始臨寫隋代楷書名作《龍藏寺碑》；至七月上旬，對《龍藏寺碑》筆法頗有感悟。雖然已年屆五十歲，曹秋圃在教學之餘仍然臨池不輟。此時，對迴腕執筆法的確實執行也懸念不去，從八月中旬到九月下旬，專心研練迴腕法，有時在公園中散步走路，也以杖代筆練習迴腕法。真是心頭火苗一燃，照亮大前程。書法史上以迴腕執筆寫字而有大成就的書法家，清朝有何紹基（1799~1873）、日本有日下部鳴鶴（1838~1922），兩人各成爲兩國書史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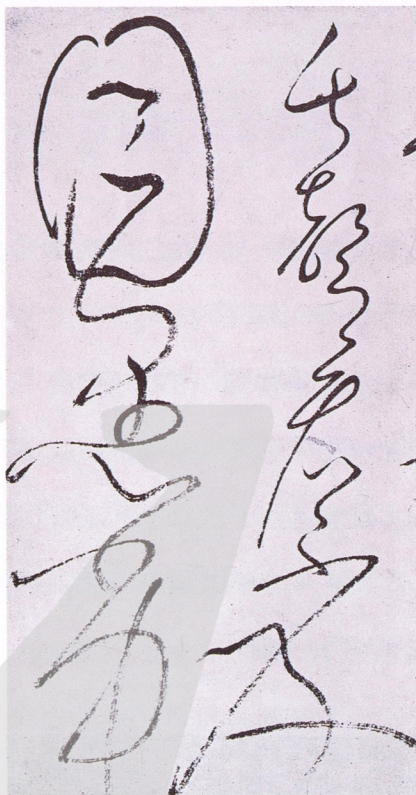
日下部鳴鶴

（1838~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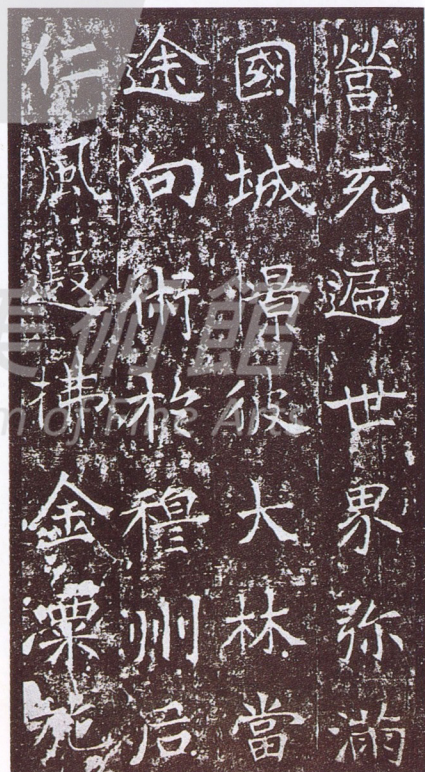
本名東作，日本東京人。曾任日本內閣大書記官。書法私淑貴名松翁，見楊守敬所藏漢魏六朝至隋唐碑帖，大開眼界，所作書法雄秀高古，影響日本書壇甚大，被稱爲「明治時代書聖」。一九〇八年書寫臺北縣板橋小學新建校舍石碑〈枋橋建學碑〉，至今仍矗立在學校中。



日下部鳴鶴



懷素 自敘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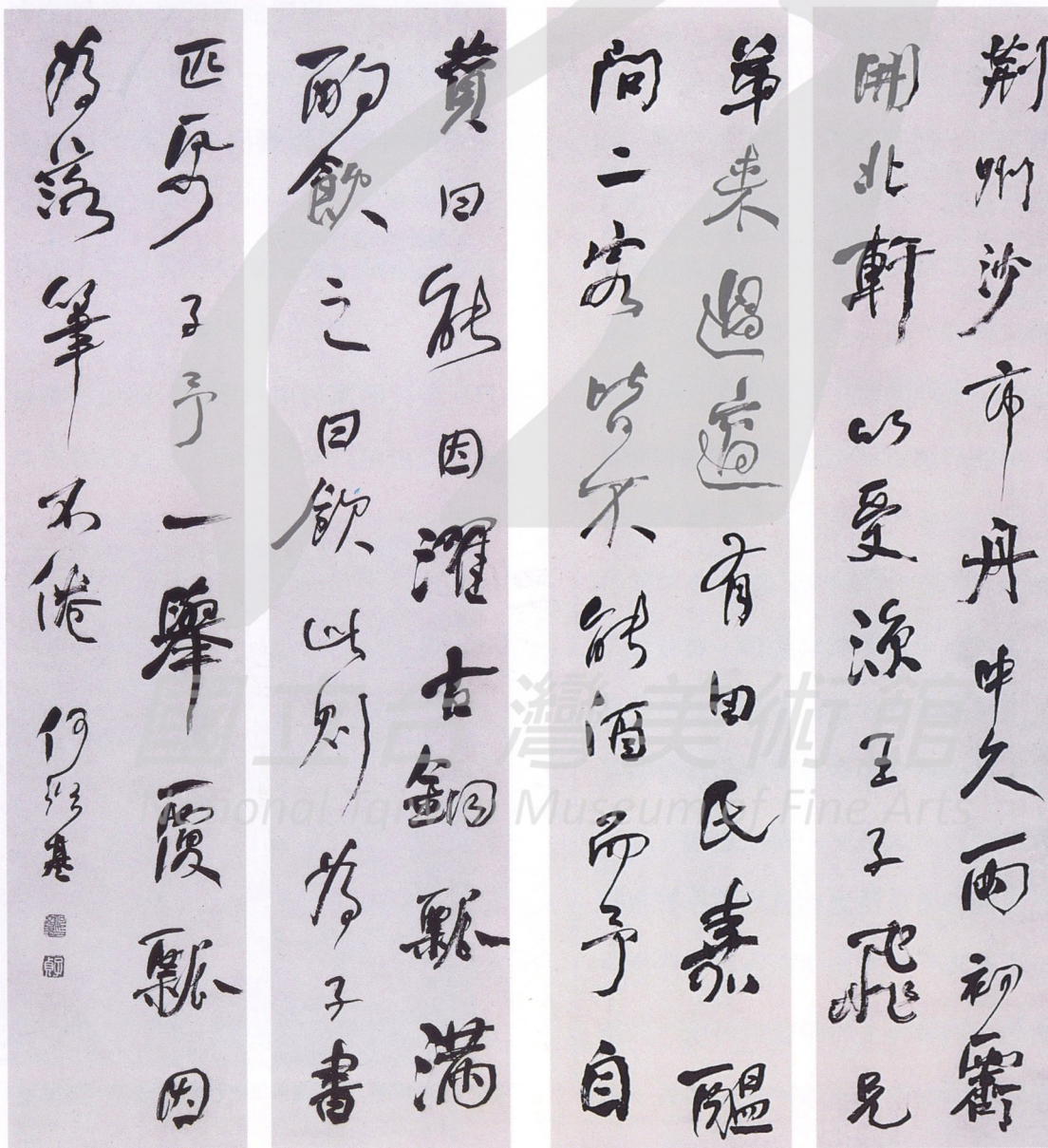
隋代 龍藏寺碑

何紹基（1799~1873）

清代詩人、書法家。字子貞，號東洲，晚號媛叟，湖南道州（今道縣）人。官編修、四川學政。通經史、小學。書宗顏真卿，參以北魏《張黑女墓誌銘》等碑版意趣，峻拔奇宕，自成一格。晚年攻篆隸，渾厚雄重，頗有成就。尤工小真書，雖黍米大，而有尋丈之勢。執筆用迴腕法，爲書林別調。著有《東洲草堂金石跋》、《東洲草堂詩集·文鈔》等。



何紹基迴腕執筆畫像。



何紹基 山谷題跋語 行草

1945 日本投降，台灣歸還國民政府。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結束統治台灣五十年。

●十二月，曹秋圃寫信給頭山泉（頭山滿之子）、河井荃廬等數人，自覺筆勢宏大，頗有大陸五嶽大河氣概。這是曹氏夢寐以求的境界。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晚上，美國軍機空襲東京，河井荃廬住宅不幸中彈，河井被炸身死，他收藏的中日古今字畫文物書籍全部焚燬，其中有清代書畫篆刻家趙之謙的一百二十件書畫作品，都化為灰燼。曹秋圃有〈次晴園老人（黃純青）前臨清溪處即事韻〉七絕四首記此事。

●曹秋圃與河井荃廬居處相近，河井死、曹氏活，命中冥冥安排。曹秋圃又有〈次晴園老人安康山莊雜興詩〉七絕七首，再度敘述東京遭炸的慘狀，他想疏散到關西（大阪）一帶去避難。果不其然，他的東京住處在五月二十五日也遭炮火波及，天天跑防空壕躲避空襲，人無恙、物烏有，於是收拾善後，先遷到靜岡縣清水市的三保半島，與長子曹

樸同住。

●前此，五月中旬，足達疇村為曹秋圃刻「秋圃」長方印，足見兩人在東京一直密切往來。足達為曹氏奏刀的姓名字號印及閒章不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足達疇村曾經到臺灣揮毫篆刻以應求索；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曹秋圃第一次東遊日本時，曾到東京拜訪足達，並有贈詩；一九四〇年秋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曹秋圃寓居東京期間，與足達疇村頗有交遊是自然而然的。足達為曹氏刻的書法用印，大致不出這三個時間，可惜的是河井荃廬為曹秋圃篆刻的印章如何不得而知，可能在東京被炸燬。

●八月六日與九日，美國軍機分別在廣島與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威力空前，摧毀建物，人民死傷無數，兩個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日本無力再戰，否則全國皆亡；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透過無線電廣播，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政府派臺

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臺，與第十九任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在臺北市中山堂（原稱公會堂）舉行受降儀式，臺灣回歸中國統治。



一九四五年五月足達疇村篆刻〈秋圃〉長方印。



從日治時期到民國以後，許多篆刻家都為曹秋圃刻過印。

次晴園老人前臨清溪處即事韻

（共四首，錄其中二首。）

到處花爭劫火紅，火花無復別西東；
可憐萬戶同歸盡，付與春宵一霎風。

——曹秋圃

眼看春月已過三，有酒寧辭盡醉酣；
聞說都區遭燬遍，忍從城北望城南。

——曹秋圃

次晴園老人安康山莊雜興詩

（共七首，錄其中三首。）

春風駘蕩入峰巒，空海無遮天地寬；
鬼使神差齋劫火，哀鴻匝月滿長安。

——曹秋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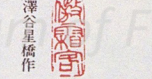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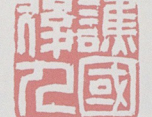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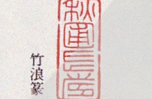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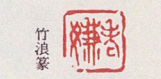
櫻花未放締春緣，人負春光已數年；
闌闌縱橫花裡市，春來無復一家全。

——曹秋圃

投筆從農何處村，人間難覓武陵源，
而今擬向關西去，學灌邊陲仲子園。

——曹秋圃

常用鈐章



梁乃子篆

梁乃子篆

王壯爲作篆

王壯爲作篆

竹浪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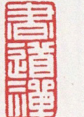
高拜石篆

高拜石篆

澤谷星橋作

足達時郵作

足達時郵作



澤谷星橋作

足達時郵作

高拜石篆

鹽谷壽石作

梁乃子篆

寄山篆



竹浪篆

澤谷星橋作

澤谷星橋作

竹浪篆

梁乃子篆

梁乃子篆



王壯爲作

王壯爲作

王壯爲作

梁乃子篆

梁乃子篆

王壯爲作



足達時郵作

梁乃子篆

梁乃子篆

西里作

陳昭武篆

陳昭武篆

足達時郵作

恕不拘次序及省略作者敬稱